

诗巫卫理神学院时代课题交流会 2013 年 8 月 29 日 (星期四)

主办：卫斯理研究中心

**主题：这个时代还有“使徒”和“先知”吗？—
再思以弗所书 4 章 11 节和使徒先知运动的意义。**

引言：

彼得·魏格纳 (C. Peter Wagner) 在 1998 年出版 *使徒性教會* (The New Apostolic Churches) 一書，聲稱基督教會正經歷大震動 (Churchquake) ，也就是新的使徒改革運動 (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 的發生。這類新的教會有了新的權柄結構 (包括使徒和先知職份的出現) 、領袖訓練、事奉焦點、敬拜方式、禱告聚會、財務體系、外展模式和權能導向。彼得·魏格納認為，以弗所書 4 章 11 節的使徒和先知之職事今天仍然活躍，并聯同那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一起領導教會成為以天國為念的子民，向撒但的國度宣戰，將神國度的和平與豐盛、統治和主權，引進社會的七大領域中，即宗教、家庭、教育、政府、媒體、藝術和娛樂，以及企業，使創世記 1:28 得以落實。

到底這時代還有使徒和先知嗎？基督教會若不及時恢復這兩個位份，是否真的無法增長和突破？本篇文章將首先探討使徒和先知的意義與存在，然後再思以弗所書 4 章 11 節的神學意義，最後，列下作者個人的立場。

一、这个时代还有使徒吗？

从广义的角度谈，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时代仍然有“使徒”，也必须有“使徒”。因广意来说，“使徒”的希腊原文意思是“派出”或“派遣”，在用法上常是被动形态。例如，在约翰福音 13 章 16 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於主人，差人[ἀπόστολος, apostolos, 意即被差的人]不能大於差他的人。”

在犹太人的希腊译本圣经里，即七十士译本，它把旧约列王纪上 14 章 6 节的“我奉差遣”译为“使徒”，指派使者完成一项特殊任务。其重点在於“正式的授命”；最重要的是授命者和他的命令。这节经文所记载的是，先知亚希雅奉差遣把上帝的信息带给耶罗波安的妻子。

在新约圣经里，“使徒”这词也被广义的应用在教会所差遣传福音的使者身上。他们是宣教先锋，是忠心的佈道植堂者。例如，被安提阿教会派出宣教的保罗和巴拿巴被称为“使徒”（徒 13:1-3; 14:4, 14）。另外，被保罗选為第二次宣教之旅的同工西拉（和提摩太）也被称为“基督的使徒”（徒 15:22, 40; 16:1; 帖前 1:1; 2:6-8）。腓立比的传道人以巴弗提亦被視為教会“所差遣的”，即“使徒”（腓 2:25 里“所差遣的”原文是 ἀπόστολον，吕振中译本译為“使者”）。希伯来书的作者甚至也称道成肉身的主耶穌為 ἀπόστολον（和合本中文圣经译為“使者”），表达主是由圣父差来的（参来 1:6, 14）。

因此，我認為，今天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广意来说，都是基督的“使徒”，即被主耶穌在圣灵的能力中差遣，到世界各阶层、各领域去发光作盐，见证上帝伟大救赎的“使者”。他们的任务是“成了一臺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林前 4:9-13），以生命影响生命，甚至準備為义受苦，竭力引人归主，并转化社会不公不义的事，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 6:10）。让我略举数个广意“使徒” / “使者”的例子：在政治界有 19 世纪影响英国废除奴隶贩卖制度的基督徒议员威伯福斯、在 20 世纪带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在企业界有马来西亚基督徒企业家 Tan Sri 杨肃斌；在科技界有刚在 2012 年获得由世界发明总会颁发化学发明奖章的台湾科学家吴信达；在运动界有 NBA 球星林书豪；在艺术界有创作《狮子王》、《花木兰》等多部迪士尼动画的知名动画家刘大伟；在娱乐界有金马奖影帝孙越、金紫荆奖影帝乔宏，以及信主后以歌佈道的歌星巫啟贤；在医学界有护士的先锋南丁格尔和服事印度的美国女医疗宣教士史艾达（Ida Scudder）；在教育界有牛津大学的教授和著名神学家鲁益师、获得砂拉越州 Principal's Award 的 Charles Tiong Yong Liek 弟兄；在宗教界有於 18 世纪末到印度的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理、天主教的修女特丽沙、澳洲无肢勇士力克胡哲等等。他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

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腓 2:15-16）。他们“在神面前有能力”，在各自的领域中“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 10:4-5）。

但须注意的是，新约圣经也有狭义的应用“使徒”这个词（请注意林前 15:5 的“十二使徒”和 15:7 的“众使徒”之别，保罗有狭义和广义的应用，指两班不同的人）。狭义来说，“使徒”特别指耶稣在世期间所特别拣选来跟从祂的学生（可 3:13-19）。他们曾目睹道成肉身、复活且显现的主耶稣，并领受主升天前的托付，要往普天下去作见证人（徒 1:1-11, 21-22; 约 20:21-24）。显然，初期教会认定狭义使徒“位份”（office）的存在和重要性（徒 1:21-26，特别注意 1:20 里的 ἐπισκοπήν/overseership 和 1:25 里的 ἀποστολήν/apostleship）。他们领受主的权柄，代表主耶稣行事，继承主的事奉，且传达主救主的命令（太 10:1-6; 可 6:30; 路 9:1-2, 10; 彼后 3:1-2; 来 2:3-4）。他们是教会的“根基”（弗 2:19-20; 启 21:14），也是教会的权威和领袖（徒 4:32-37）。在大马色路上看见复活之主的保罗是后期，也是最后一位，蒙拣选的狭义性使徒（徒 9:5-6; 26:15-18; 提前 2:7; 提后 1:11; 注意徒 26:18 里的“我差你”，林前 9:1 里“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麽？”，以及林前 15:8“末了也显给我看”）。保罗视自己为“使徒中最小的...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林前 15:9），且受托具有与彼得同等的权柄（加 2:7-9）。

我认为，狭义的使徒位份已经没有了。否则岂不是整个教会每个时代常要换“根基”？！那可危险了！今天的教会虽不藉肉眼看见当年的狭义性使徒，但他们的著作却成为历代教会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使徒的教训（apostolic teaching）仍是历代教会之教义和运作的依归。他们的信心和信仰仍然说话。

二、这个时代还有先知吗？

在旧约圣经里，希伯来文“先知”一词（נָבִיא nabi）的基本意义是“发言人”（spokesman）。例如，当耶和华吩咐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王时，祂就用了 nabi 这个字（出 7:1-2）。上帝说：“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your

brother Aaron will be your prophet)。吕振中中文圣经译本将这句话翻译成：“你哥哥亚伦要替你做发言人。”

以色列史中被视为最卓越的“先知”是摩西，因他是耶和華面对面所认识的（申 34:10），耶和華与他明对面说话，他也忠心传达神的旨意（民 12:7-8）。值得一提的是，吕振中译本将和合本的“先知”一词都译为“神言人”或“神言传讲师”。例如，他译民数记 12:6 为“永恒主说：‘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神言人，我永恒主就要将本身让他在异象中认识，我要和他在梦中说话。’”列王记上 18:22 被译为“以利亚对众民说：‘永恒主的神言人只剩下我一个；巴力的神言人却有四百五十个。’”马太福音 22:40 被译为“这两条诫命[爱神和爱人如己]，就是全律法和神言人的教训所依据的。”哥林多前书 12:28 被译为“上帝在教会里所配置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神言传讲师，第三是教师，其次是异能，再次是行医的恩赐，是能扶助人，治理人，能说卷舌头话种种。”以弗所书 2:20 被译为“被建造在使徒和神言传讲师的根基上，基督耶稣自己就是房角石。”约翰一书 4:1 则被译为“亲爱的，一切的灵、你们别都信了；总要察验那些灵是不是出于上帝；因为有许多假的神言人已经出来到世界上来了。”

按圣经的记载来看，先知或神言人之所以能做神的代言人是因他们的“先见”之能（撒上 9:9, 19 seer），即他们获神所赐一种新而显著的洞知能力，有异象和异梦。他们所发之言有三种性质：

1. 神言人代上帝对时下的处境和人发“忠言”（forth-telling / preaching）。他们很关心伦理和社会问题，并勇敢警戒、教导、安慰人。在以色列史中，有些神言人甚至成为百姓实际的领导人（士 4:4 的底波拉、撒上 3:19-21 的撒母耳、王上 17:1 的以利亚）。在旧约中，神言人直言不讳的例子包括先见耶户责备犹大的约沙法王帮助北国邪恶的亚哈王打战，指约沙法“爱那恨恶耶和華的人”，因此耶和華的忿怒临到约沙法，容许外敌攻击他（代下 19:1-2; 20:1）。另外，被掳时期的以西结“发预言”责备犹大国王和领袖失责，“只知牧养自己...不牧养群羊”，导致国家沦陷（结 34 章）。在初期教会中，巴撒巴的犹大和西拉被耶京教会派到安

提阿去宣佈议会的决定，因为他们“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徒 15:32）。在哥林多教会中，“作先知讲道的”（吕振中译本译为“传讲神言的”）对人说造就、安慰、劝勉的话，甚至能揭露人心里的隐情，劝醒人们悔改归正（林前 14:3, 24-25）。

2. 神言人受上帝启示而对未发生的事或未来的救赎计划发“**预言**”（fore-telling / predicting the future）。阿摩司指出，这是先知很独特的事奉：“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祂的僕人眾先知，就一无所行！”（摩 3:7）例如，在旧约时代，撒母耳蒙耶和华指示第二天会遇到被选为以色列第一任国王的便雅悯人扫罗（撒上 9:15-17），撒母耳接著更详细预报扫罗到基比亚受圣灵奇妙感动的行程（撒上 10:1-12）。北国以色列的先知米该雅相对四百位说吉言的假先知，预言亚哈王要去攻取基列的拉末一战必失败（代下 18:1-27）。南国先知以赛亚在描写耶和华受苦的僕人时，预言了基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成为赎罪祭（赛 53 章）。公元前六世纪的以西结预言骄傲和拜偶像的埃及将灭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结 30 章）。在初期教会中，耶路撒冷的先知亚迦布到安提阿时预言天下将有大大饥荒，后来他也预言保罗在耶京被捉，都应验了（徒 11:28; 21:10-11）。有学者指出，“圣经的预言是基於现今的需要而产生...希望藉著指出未来的事，而带来现今道德上的改革...[并且]在黑暗的日子里稳固真信徒的信心”。

3. 神言人“**受感说话**”（吕振中译本译为“受感动而发神言狂”，现代中文译本译为“像先知一样呼叫”），在超脱（ecstatic）的兴奋狂喜中敬拜称谢神、宣告关乎神的所是与所為的真理。例如，当耶和华要摩西设立七十位长老同管百姓时，耶和华的灵把降在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那七十人，使他们“受感说话”，藉此肯定神对他们的拣选，以及神的膀臂绝不缩短的福音（民 11:17-29）。还有，当自卑的扫罗受膏为以色列的君时，他按撒母耳的指示马上到基比亚去，就在那里与一班先知一起在音乐中“受感说话”，从中获得作王和以马内利的确据（撒上 10:5-12）。后来，当扫罗作恶时，神也藉扫罗“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的超脱现象

显示他為王的身份已被神弃绝 (撒上 19:20-24)。在新约里，主耶穌的使徒和门徒们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时，都奇异的说起别的语言来，使来自十五个地方的人当场认识基督的福音 (徒 2:1-13)。在哥林多教会中，有信徒得恩赐用非地上的语言来祷告，深得造就，但保罗鼓励他们要翻出方言的意义，使教会得造就 (林前 14:2, 4, 12-13, 26-28)。

除了发忠言和预言及“受感说话”，圣经的记载也显示先知或神言人是**代祷者**。例如，為所多玛和蛾摩拉，及非利士王亚比米勒代祷的亚伯拉罕被稱為“先知” (创 18:22-33; 20:7 ; 20:7 的“先知”一词是旧约最早出现 nabi 之处)。另外，面对恶贯满盈的犹大人，耶利米先知被神吩咐“不要為这百姓祈祷，不要為他们呼求祷告” (耶 11:14; 14:11)。可见，先知是与神亲密相交的代祷勇士。他们的代祷能带来个人和社体的转化。

旧约的记载显示，除了那些广為人知的神言人之外，以色列民间有先知组织或学校的存在 (撒上 19:20; 王上 18:4; 王下 2:3, 5, 7; 4:1, 38; 6:1; 摩 7:14)。撒母耳记上 3:1, 20-21 和 19:20 提示，这些先知的门徒应是受训传扬耶和華言语或默示的人。到了新约的初期教会时期，使徒行传的记录也显示先知的存在 (徒 11:27; 13:1; 15:32; 19:6; 21:10)。在保罗的眼中，先知恩赐是基督身体的其中一个肢体，由圣灵所赐，為服事人和建立教会而存在 (林前 12:4-12, 28)。

我相信，今天，**发忠言的神言人**仍然存在，也必须**常在**，使公义得彰，沉冤得雪，罪人归正，弱者振作。另外，我相信，**发预言的神言人**也仍然存在，却必须**站在圣经新旧约正典的 (预言) 规范内**发预言 (免得变成异端)，使教会和信徒更儆醒度日，成全主工，甚至能预备為主受苦。至於“**受感说话**”的神言人，我相信，他们亦仍然存在，但必须**实在**，注意超脱现象之后圣洁生活的追求，而且不绝对化任何超脱的经验 (如認為那些没有这些經歷的信徒不够属灵，没有圣灵充满，甚至还未得救)。

三、这个时代需要恢复使徒和先知的“职事” (office) 吗？

在以弗所书 4 章 7 节，保罗提到“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著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δωρεᾶς]”。这恩赐包括“祂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眾人在真道上同归於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弗 4:11-13）。

就不先谈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是恩赐（gift）还是职事（office），但可以肯定的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都有一个非常基要的共同点，即他们的角色（role）都与“正信”（orthodoxy）有关。首先，使徒和先知是被圣灵启示“基督的奥秘”的人，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后嗣，同為一体，同蒙应许（弗 3:4-6）。传福音的（εὐαγγελιστάς）是要忍受苦难，作传道工夫的人，他们传的是“耶穌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祂从死里復活”（提后 2:8; 4:5）。牧师和教师（ποιμένας καὶ διδασκάλους）则是牧养神的教会，教导信徒相信、学习真道的人（徒 20:28; 提前 2:7）。

因此，我認为，保罗在以弗所书 4 章 11 节的关怀是，主耶穌赐给教会一班能带给他们“正信”的人。这很重要，因唯有正信能“成全”（καταρτισμὸν，训练或装备，这词在希腊世界是用来描述哲学家和教师的工作）圣徒，进而產生“正行”（orthopraxy），即信徒们能各尽其职，齐来事奉，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正信与正行的标竿有三个，即使教会合一、成熟、像主。

这样看来，我们就不难明白為何保罗会说以弗所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全房靠祂联络得适合，渐渐成為主的圣殿”（弗 2:20-21）。初期教会第一代的使徒和先知是正信的首要传递者，而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则是本於使徒和先知的信息来讲解和应用。

这时代需要恢復使徒和先知的“职事”（office）吗？按著以上的分析来看，我的心得和立场是：

1. 狭义的“使徒”和“先知”恩赐与职事已不存在，因他们的教训和事奉构成教会的根基，而根基是不需要换的。故此，狭义的“使徒”和“先知”恩赐与职

事便不需要恢复。在 19 世纪时，北美的小斯密约瑟 (Joseph Smith, Jr.) 岂不就因自认为是领受新启示的先知，出版摩门经，“另传一个耶稣” (林后 11:4)，创立了异端“耶稣基督末日圣徒教会”吗？我们应当以此為鉴啊！

2. 广义的“使徒”和“先知”恩赐和职事仍然存在，前者被差进入世界，在各个领域中发光作盐，后者则蒙召对世界发言，用忠言、预言、受感说话，济世匡时。例如，耶稣的肉身弟弟，且被称为初期教会“柱石”之一的雅各 (加 2:9) 岂不是在其书信里乐观的说，新约时代的信徒，藉基督宝血和圣灵内住的工作，都能像“与我们一样性情的”神言人以利亚，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且发出莫大的祷告力量吗？ (雅 5:16-18)

3. 今天的传统教会可**指派 (appoint)** 广义的“使徒”和“先知”职事 (office)，使他们的恩赐得以发挥，但也可以不指派之，却藉著肯定 (**affirm**) 信徒的使徒身份 (identity)，及**开放 (allow)** 空间给有先知恩赐的信徒发言，使教会能在授命使徒和挑旺神言人的恩赐中，带给传统或现有的体制更新和复兴，续而影响时代。例如，在 18 世纪时，领导英国福音复兴和社会改革的圣公会牧师卫斯理兄弟，他们并没有採用“使徒”和“先知”职事之称，但他们却在中、下阶级百姓中广传福音、复兴圣洁，且斥责社会不公和贪腐，充份实践使徒和先知的召命，荣神益人。在 20 世纪，中国的佈道家宋尚节博士亦没自称“使徒”或“先知”，甚至仅叫人称他“宋先生”，但他佈道培灵的恩赐、行神蹟奇事的能力，以及对罪直言不讳的果敢，在在展示使徒和先知的气魄与权能。还有，南非的圣公会大主教戴斯蒙图图 (Desmond Tutu)，也无使用“使徒”或“先知”职事之称，却竭力与曼德拉先生同心领南非披荆斩棘，走出种族隔离政策，并经历和平的政权转移，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淋漓尽致的体现了使徒和神言人的任务，转化社会国家！当然，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认为，传统教会可在向会眾**正解**“使徒”和“先知”的意义之后，在大家同感一灵之下，适时在其原有的体制架构里设立与这两个恩赐职事有关的小组，或团队，甚至是委员会。例如，教会可组织

专为教会、社区及国家祷告，并可彼此交流所领受之异象与感动的“先知代祷勇士团队”；教会可多办职场讲座会，并称它为“职场使徒讲座会”或“职场使徒见证分享会”，以强调各人在职场上的（广意的）神圣使徒身份和使命。

4. 使徒和先知运动的确有**值得肯定**的元素（如强调多样化恩赐的运用、教会的使命不只是救灵魂、教堂应该影响週遭文化和生活各领域），但也有当小心的**危机**，如过于强调神蹟奇事、忽略佈道、“神化”领袖。

参考资料：

彼得·魏格纳著。《使徒性教会》。晨光译。台北：财团法人基督教以琳书房，2001。

比尔·汉蒙著。《使徒、先知与神的新作为：神在末世对教会与世界的大计划》。平山、林玉瓊、林秀姿合译。台北：财团法人基督教以琳书房，1999。

华尔顿、麦修斯、夏瓦拉斯合著。《旧约圣经背景注释》。李永明、徐成德、黄枫皓合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6。

克莱格·委纳著。《新约圣经背景注释》。刘良淑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6。

Alec Motyer 著。“先知，女先知。”《证主圣经百科全书》I。

R.E.O. White 著。“先知门徒。”《证主圣经百科全书》I。

郭汉成。《天上蓝图，人间版图：以弗所书注释》。吉隆坡：文桥传播中心有限公司，2010。

Grudem, Wayne. *The Gift of Prophecy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Today*. Revised edition, Wheaton, IL: Crossway, 2000.

Wagner, C. Peter. "The 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 Is Not a Cult"(accessed 9 August 2013); available from <http://www.charismanews.com/opinion/31851-the-new-apostolic-reformation-is-not-a-cult>.

Wagner, C. Peter. "The 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 Is Not a Cult"(accessed 9 August 2013); available from <http://www.charismamag.com/spirit/church-ministry/15676-where-are-the-apostles-and-prophets>.